

禾苗青青

□陆耀明



17岁那年夏季，我高中毕业回到了生产队参加劳动。第二年双季早稻催芽育秧时节，生产队长找到我说：“队里的农技术员老倪不干了，今天下午大队里有会，你去参加一下。”我听后一愣，看了看队长，确认他不是开玩笑以后，就推辞说：“我不懂农活，你还是让经验丰富的‘老把式’去干吧！”听我讲完，他深吸了一口烟，又缓缓吐出一股淡淡的烟雾后，说：“下午的会还是你去吧，其他事情等你回来再说。”见一时难以推掉，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。开会回来，我将会议内容向队长作了汇报，他听完后叫我按会议要求去落实，却没有和我再说什么。就这样，我稀里糊涂地当上了这个并没有任命书的农技术员。

五十多岁的生产队长老刘是个老党员，人厚道、勤劳，谁家发生了矛盾，邻里闹起了纠纷，大伙都会找他去评个理、“断公平”，由此他得了个“好人”的雅号。当年每个生产队都配有一个不脱产的农业技术员，任务是协助队长做好大田作物的育秧、播种、施肥和防治病虫害等田间管理工作。那时农村还没有电视，但户户都通有线广播，村村都有高音喇叭，县和公社两级政府都办广播电台（站），每天分早、中、晚三个时段播出，内容以新闻、样板戏和天气预报为主。到了小麦、油菜、水稻和棉花等作物的农事节点，还会播出作物栽培与管理信息，大队还会召开农技术员会议，对工作进行具体分配。碰到灾害性天气或者病虫害防治，就会通过广播发出紧急通知。

所以，尽管我当时还是个啥都不懂的毛头小伙，却与“好人”配合得挺好，他对我也很放心。

小满过后不久，为防治水稻秧苗上的稻蓟马，大队召开农技术员会议，要求各队用两天时间完成同步用药。稻蓟马是一种比蚂蚁还要小许多的昆虫，生长周期短、发生代次多，主要寄生在水稻叶尖或心叶内，对晚稻秧苗危害极大。会后，我直奔生产队秧苗地，检查后发现稻蓟马已经非常严重。我把掌握的情况向队长汇报，并请他第二天再派几个人配合我一起用药。这次使用的农药是一种刚上市的“咪喃丹”粉剂，使用时要先将药粉与干细土按比例混合均匀，制成“毒土”后再撒施。因为是剧毒农药，要求操作人员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去供销社买回了药粉，回家带上工具就来到了秧苗地。但是，队长派给我的人却一个都没来。一打听，原来那些人听说“咪喃丹”有剧毒，都打起了“退堂鼓”。我一个人站在地头发愣，想再去喊人，可想想队长都叫不动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！眼看着那些禾苗叶片已经开始泛黄，我当时就像医生看见了病人那求助的眼神一样，心里既焦灼、又无奈！为了不耽误事，我鼓足勇气，一个人操起工具干了起来。先配毒土，再装簸箕，然后一把一把地撒向秧苗地里。虽然才入初夏，但气温已经很高，我每撒完一簸箕“毒土”回到地头，总会摘下草帽扇几下风，用衣袖擦一擦额头上的汗水，再将厚厚的纱布口罩也摘下来，畅快地呼吸几口新鲜空气。

那天我一忙到傍晚。拖着疲惫的脚步收工回家，我来到离家不远的河边水桥上清洗。先洗手再洗脸，正想继续清洗外衣裤时，突然一阵眩晕，人不由自主地往河里滑去，我本能地紧紧抓住水桥石头。这时，我觉得恶心想吐，还感到阵阵寒冷。我想自己可能中暑了，便收拾好东西强撑着走回家。那个月，刚好轮到我晚上去公社信用社参加基干民兵值班，就和正在家里忙碌的父亲打了个招呼，没吃晚饭便走了。

途经公社卫生院时，我想进去配点治疗中暑的“十滴水”。值班医生老顾一问我症状，就断定我不是中暑而是中毒。他很快作出了处置，护士王阿姨在我的胳膊上注射了阿托品，一旁的卫生院食堂祝家婆听说要我“大量喝水”的医嘱后，很快给我端来了两大碗凉白开，并对我说：“喝完了还有，我再给你端去。”在医生和许多好心人的帮助下，我的症状得到了缓解。当我父亲得到消息匆忙赶到卫生院时，我见他眼里噙满了泪花。

一晃40多年过去了，现在再说这些事似乎有点天方夜谭。但是，我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当了三年半农民，做了近三年农技术员。我学会了给水稻催芽育秧、棉花整地施肥、麦子备耕播种，还掌握了防治稻飞虱、棉铃虫和赤霉病等病虫害的时机和方法，深刻了解了农民的艰辛和不易！

禾苗青青，青青禾苗，那是农民们用勤劳和汗水换来的希望啊！

我们的新开河

□王家海

鹿鹿村西北两公里，有一个地方叫长沙村，在1999年10月并村前，这里是一个管辖七个村民小组共八百多人的行政村。

长沙村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村民中流传着一句“旱地里棉花杆像棒香，水田里小蓊头（俗称刺芽）、茅草轧闹忙（凑热闹）”的歌谣，揭示了当时村域内没有一条像样的河道，水利条件无法满足农作物生长需求，同时缺乏到镇上交公粮、卖余粮的水上通道（那个年代农村没有车辆，农作物除了肩挑就是用船运输）的现状。再者，用于农业灌溉的抽水柴油机都是安装在船尾，常年停泊在河道固定的地方，作为抽水泵站。特别是当时还掀起了“农业学大寨”“学华西”热潮，全村的干部群众都受到了鼓舞。于是，长沙村决定用三个冬季开挖一条长1500米，上宽20米，底宽4米，深10米的河道，东接连浦塘，西到湖漕塘（古漕运通道），南至陈家泾，贯通各村民小组，为村民提供便利。

说干就干，1977年11月底，工程开工。全村除了年老体弱者和学童外，四百多名男女劳力全部出动，民众们高喊着号子：“白天挑挖连浦塘，晚上挖挑新开河。”所用工具就是简陋的，近乎原始的一根扁担、一对畚箕、两只泥络、一把铁搭。就这样，在没有任何机械帮助，完全靠人力的情况下，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，斗志昂扬，高喊着：“早出工，迟歇工，晚上我们开夜工。”在寒冷的工地上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长沙干群战天斗地的意志感动了周边乡村的百姓，与长沙村交接的常熟县民众是这样评价的：长沙人一个全劳力没日没夜拼命干，一天10分工分折合钞票四毛半，真是“水老母鸡（一种水鸟，又叫秧鸡）躲在茭柴里——苦啊苦（模仿秧鸡的叫声）”！

正是这种精神鼓舞着长沙村民齐心协力，奋战三个冬季，在高低不平的实地生硬地开出一条满载着长沙村民的汗和泪，流淌着一泓江水的河道。后有人计算，共挖土十八万个立方，约重四十五万吨，用于围圩和改造填平平整低洼地。

长沙村民自豪地说：“这是我们的新开河！”随后，长沙村也和全国一样，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，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拖拉机和汽车进入了寻常百姓家，村里又决定在新开河上相继建起了五座桥，以满足村民的出行需求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新开河依然清波荡漾，两岸桃红柳绿，与今日长沙村民的幸福生活相辉映。

在“打开”中蜕变

□金心

2024年高考早已落幕，其中北京卷作文以“打开”为话题，让我颇感兴趣。犹记当年，正读高一的我，还未步入高考的“战场”，就在一次外伤中脊髓损伤，造成高位截瘫，年轻的生命被无情地桎梏于轮椅中。在那些如同暗夜行驶在苍茫大海中的迷惘困境里，忍受了肉体和精神的重重折磨后，我开始尝试着打开那扇尘封已久的心门。即使被命运搁置于荆棘丛中，我也要让心间阳光灿烂。愉快而坚强地活着，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功。

卧于病榻，我开始重拾课本。我用超越常人的毅力，经常从深夜学习到凌晨，硬是把名词与概念多如牛毛的法学专业攻了下来。拿到毕业证的那一刻，我泪如雨下，但我也明白，用信心与希望支撑的人生才会像荆棘上的花朵，绚烂心空，让我永不停歇，照亮前行的路。

当我不再封闭自己，打开心扉，我的生活也开始注入阳光。日子一下子慢了下来，我用锻炼、编织、阅读和写作充盈和丰富我的病榻岁月。父亲对我的爱感动天地，他给予了我即将倾塌的人生中最强有力的支撑。他稍有空闲就扶着我站立，为我活动失去知觉的双腿。他与母亲一起“使出洪荒之力”，拉着我的脚，一点点往前挪动。我将爱与感恩，一针针编织进绒线里。冬日里，双亲穿上我为他们编织的毛毛衣裤，虽是微薄关爱，双亲却爱怜疼惜，总怕我伤着累着。

当年最难熬的病榻岁月中，书籍如药，一直滋养着焦虑而迷惘的我。朋友曾借给我一本《笑对人生》，书中列举了几十位遭遇厄运，骤然失去健康的勇者，他们有的已被医生判定终身瘫痪，连生活都无法自理，可他们笑迎磨难，与命运搏击，硬是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当他们开始拄着拐杖迈步时，那震撼人心的一幕，唤醒人心也给人力量。“鸟欲高飞先振翅，人求上进先读书”，我在《瓦尔登湖》与梭罗一起感受乡野的宁静与有趣；我在《撒哈拉的故事》中被三毛与荷西的爱情深深打动，那是三毛一生中快乐的“高光时刻”，虽短如流星，却是她生命里的“黄金时代”。我跟随这些名家的文字，让心放牧于乡野荒漠，让自己在阅读中获得内心的丰盈。

写作是内心在岁月中的一种积淀，厚积才能薄发。当我开始以文字为羽翼，来书写我的轮椅人生，一扇我原本“可望而不可及”的文学之门，竟向我徐徐打开。当我的文字如鲜花般绽放在全国各地的期刊和报纸上，闻着墨香看着那些“小豆腐块”，我恍如身处梦境。这些年我写了近八十万字，文章先后登上过《人民日报》《大公报》《文汇报》《中国女性》《莫愁》和纯文学杂志《青春》等几百家期刊报纸。一位名刊编辑戏称我是“女版史铁生”。

正如今年高考题目中的那句“打开，发现新的自己；打开，带来新的气象”。当我不再沉溺于悲悲戚戚，即使曾身陷命运的漩涡，可我每日都让自己迎着初升的朝阳，为生命注入活力。自助者天助，我不断“打开”小我的樊笼，让生命一点点发生着蜕变，只为活出不悔的人生。

岁月的回访

□徐尔



初夏的一个午后，我和朋友们一同走进太仓博物馆，参观“娄城怀旧风物展”。见到这么多的老物件，仿佛回到了那个艰辛的年代。历史在这里定格，眼前的老物件既熟悉又陌生，熟悉的是老物件都曾与我们息息相关，甚至须臾不可离开；陌生的是时过境迁，就在岁月的流逝中，它们竟成了供人参观的展品，成了有收藏价值的文物，成了光阴的故事。

大家仁立在展品前细看，纷纷拍照留念。这里有我们儿时的记忆，有我们青春的怀念，更有我们心灵的慰藉与乡愁的萦绕。展馆门口的广告语这样写道：记忆的温度——娄城怀旧风物展。“温度”一词道出了我们的所思所想。因为目光所及皆有说不完的故事，道不尽的温暖，人生的苦乐年华浓缩在一物一品之中。展馆里有个模拟的小学教室，银发一族端端正正坐着，翻开桌子上的小学课本。杨萼梅阿姨扮演老师，声情并茂地给“孩子们”讲解课文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老物件的价值也水涨船高，因为随便挑一件老物件，都是历代劳动人民制作、改进、完善，造就的智慧结晶；同时，这些老物件让年轻人了解了先辈们劳动与生活的场景，知道了在清贫的年代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，让生活过得有滋味。

下面挑三件细说。

扁担

展馆里有两根扁担，看样子有不少年头了。当年，挑与扛是常干的农活，用的是扁担与扛棒。扁担有两种，一是毛竹扁担，二是树扁担。毛竹扁担一般用来挑泥、挑猪灰、挑水等；树扁担一般用质地软性的木材制作，用于挑麦和挑稻。扁担两端的“牙齿”是为了防止担子脱落。

生产队劳动的岁月里，我们小队有近百亩农田，全队男女老小80人左右，20来个男劳力。重体力的挑担，基本上是男人干的事。男人要把生产队积的肥料用毛竹扁担挑到田里作为肥基；同样，田里的庄稼成熟，待稻和麦割下以后，捆扎成一个个稻把子和麦把子，用麻绳捆好，再用树扁担挑到仓库场上进行脱粒。

扁担与男人一生相伴，是挣工分的工具，所以社员也十分爱护它。一根新的青色毛竹扁担，经过一两年汗水的磨砺，逐渐变成咖啡色，特别是扁担中间一段，由于长年累月与汗水接触、渗透，颜色特别深。经历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使用，扁担变得“熟”了，挑在肩上软乎乎，干活时配有节奏的步子和响亮的劳动号子，感觉省力些。

汤婆子

“提起砂锅，暖气冲天。”这是一句老话。同样，提起汤婆子也有温暖的回忆。老物件中有一只铜制汤婆子，由于漏水用锡焊过。

在没有空调的年代，汤婆子是最安全、最方便的取暖工具。上世纪60年代，直塘镇上有一家集体所有制的茶馆，茶馆门口有个老虎灶，老虎灶烧着糖将水烧滚供居民使用。冬天里，每当夕阳西下之时，镇上的居民就来充汤婆子，热水瓶一分钱一瓶，汤婆子二毛钱。

寒冬腊月，充汤婆子的人特别多，水也烧得慢，人们蜷缩在屋檐下排队，等待着水烧滚，等待着轮到自己。终于轮到我了，汤婆子一充满，我就赶紧用布把滚烫的汤婆子包好带回家。母亲专用的袋子重新装好扎紧汤婆子，然后捂到被子里，上面再用衣服压住。要知道，那个散发着热量的汤婆子要陪伴我们一整夜呢。

后来我插队到乡下，严冬里再也没有汤婆子带给我的阵阵温暖。母亲设法托人弄到一只500毫升的玻璃盐水瓶。说起盐水瓶，那也是当年的宝贝。有了盐水瓶的温暖，在“布套多年冷似铁”的竹床上，有了小小的幸福感。

稿

一只形状像女式皮鞋，长约30公分的木制农具，很多人不知何物。我告诉参观者，它叫稿，我在乡下用过。稿的一头装一个长竹筒，木板下面有几排铁齿，用于对水稻进行耘耩。

娄东农民素以精耕细作闻名，并有与之配套的各种农具。水稻秧种下去，过了近一个月，社员们就下田耘耩。耘耩就是用稿在稻的缝隙中前推后拉，目的是让水稻发棵，使根系更好生长，根发达了，水稻自然长得健壮。耘耩仅是水稻田间管理的部分农活，庄稼成熟收割前要进行“一耩二耘三拔耩”。那年头没农机，这种农活全是人力完成，在一年之中最热的太阳底下作业。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千古名句，就是农业劳动的真实写照。世代学子诵读此诗，领悟不要“吃饭忘记种田人”。

梦想

□李振怡

我曾爬上高山
向天空奋力呐喊
祈愿宇宙间的一切能量
助我，梦想实现
我也曾在人群中
默默低头
听大家畅谈、举杯
独自守着心头那匹良驹
不能开口，不敢开口

我不知道
精卫在填海时想些什么
夸父在逐日时想些什么
他们的梦想是什么？

那天，我举着伞走在路上
手机信息闯入
“已过终审，拟刊”
湿了的鞋子变得轻快
伞就要飞起来
风也温柔，雨也温柔
彩虹悄然升起
在我的脸上

征稿启事

“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“爱心无尽，归家喜及辰。”“爱是一个永不褪色的主题。这世上有大爱，也有小爱。只要是出于胸臆的真挚情感，就没有高下之分。七夕节快到了，在这个有“爱”的节日，我们期盼着倾听您诉说有关“爱”的故事。

投稿邮箱：603468841@qq.com，8月22日截稿。